

[行走](#)

小山之大

吴相艳

初冬的小山像一位被岁月打磨过的老人，默然兀坐。远处的旷野滩涂，铺展在天际，视觉上的无涯，延展了思绪，平添了几分肃穆阔远。笔直高大的白杨树昂首挺胸，比肩而立，把枯黄的叶子厚厚铺满山体，似乎在无声宣誓：这里是山，不是土丘。

这里是沧州境内唯一的山，坐落在海兴城东，海拔30余米，东西宽约1.5公里，南北长约7公里，自南而北又折向西，形如卧马，又似北斗坠落沧海桑田之间。对于见过名山大川的人来说，小山寒酸得可怜，既无山的跌宕，也无峰的巍峨，它太小太低调了，宛如浓妆艳抹的花旦映照清汤寡水的素颜。但对任何一座山的轻视，都会暴露愚弱无知，山不在高，小山不小。走进小山，请用仰视的姿态。

什么叫沧海桑田？拥抱小山，“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生命体验如此真切。

[在场](#)

奔腾的过程

田万里

疲惫的脚步行至一个慢山坡时，铺天盖地的声音迎面而来，起先我以为是高山里的雨扑打树叶的声音，灌满双耳，打湿了周身的感觉，这才意识到忘了带上一把伞来。可一拐弯，荔波樟江的湍湍水流就猝不及防地撞进了我的眼，暴风雨般的水流就像一道道闪电，划破了我的惊诧，沉闷的、强烈的水的声音如同倾盆大雨，喷泻而出。

似乎河道里大大小小的石头也在奔腾。

一个水滴犹如一声大山的问候，溅在我的不知所措里，瞬间就融化在了我的血液里。似乎荔波樟江的流动，早已奔腾在我的生命里，奔波在我的血脉里，不停地冲击。更似一声猛烈的霹雳炸响在我的惶恐之中，仿佛下起了瓢泼大雨，仿佛大山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仿佛天上之水倾泻到了我的心间。

水雾犹如狂风在咆哮中淹没了一切，双眼偶尔打开了心门，高高的瀑布从半山腰奋力一跃，就摔在地上，摔在我的心里。我的目光也有了水流的声音，犹如人类对青山绿水的渴望和珍惜。

双耳灌满了水流的声音，这种急切的声音就像我的脚步奔腾在脑海里，冲击着对原生态的思考，冲击着与大自然的乐章。

张开的双臂犹如水流一样爬上了大山，紧紧地拥抱着，悄悄地融化着，在蓝天上也留下了流动的痕迹。

我的心跳也是铿锵有力的流动，就像一支曲子，就像一段旋律，就像那轰隆隆的水流的催眠之声，让我疲惫的身子一时得到了缓解和抚慰。

从高山上，从绿树间射进来的太阳光线，传递着我的心情。蓝蓝的天空上漂浮着的白云，就像我的笑容，微风中的水流突然归于平静，缓缓之中，鱼儿在翩翩起舞，把这碧绿的深潭，擦拭得就像宝石一样更加明亮，碧光内涵。

鸟儿在树上跳来跳去，阳光下它的歌就是那一声声清脆，一路似乎从暴风雨中走来，几乎被压弯的腰儿又挺了起来；那些沐浴过阳光的花草芬芳娇嫩，香味沁人心脾，宛如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偎依在脸上、眼上和手臂上的那一滴滴水珠，就像阳光留下来的珍珠，闪烁着岁月的光华和回忆。

常年奔腾不止的荔波樟江迎着一个陌生的来人，热情地亮出了好客的激情。从山坡上一路奔腾而来，闪闪发亮的不仅仅是它的胸怀，还有远方的姑娘在水里留下的如水声音，令人心潮澎湃。黔南州的千年风情就像这里连绵不断的大山，似锦如画，散发着古韵清香。

绿色植被覆盖着我的憧憬，那些花枝招展的，在我的心里该是多么美好啊！大自然赋予了荔波樟江天然的狂风暴雨，似乎它要用这样的美留住我，而我留在记忆里的水流的声音，梦中也一直响个不停。

更加绚丽的一个早晨醒来，我已经到了千里之外，恍惚之中似乎又看到了荔波樟江，那是人与大自然无与伦比的、和谐的奔腾之声。

那是两三万年前的一次火山喷发，大地在战栗之后，归于沉寂，一个火山锥横空出世。它默默看着渤海的变迁，在海水的进退中，一起演绎沧海桑田的故事。世间事物，都是要在磨砺中变成最好的模样，包括一片海、一座山。风化、砥砺、蜕变，漫过岁月的流光，它给自己披上一件件绿色的华衣，让泥土丰富到适合万物生长，也让甘甜的矿泉水从密集的古井中喷涌而出。它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来这里繁衍生息的子民，最终也把自己变成一座富含宝藏、隐藏着无数历史密码的墓葬群，供后人遐想。

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哪一种生命不是寄生天地的蜉蝣，不是渺小的沧海一粟？在变与不变的更迭中，意义恰来自生命的浪花是否临照过蜉蝣之乐。

什么叫陵谷变迁？阅读小山，它会告诉你没有哪一片土地不被庇护，不管是僻远荒凉，还是坐拥都市繁华。

华盖摇摇中，秦始皇来过，汉武

帝来过，魏武帝来过，唐太宗来过，文人墨客来过，商贾走卒来过。英雄豪杰、凡夫俗子，每一个生命无论坚挺还是孱弱，在大海面前，都表现出了足够的虔诚与卑微。当初秦始皇派遣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入海寻仙一去不归，始皇帝长生的梦想不死，一路风尘，亲自赶过来，看海上云遮雾绕，不知是否怅望迷茫。一百年后，雄心大志的汉武帝来了，留下了两个望海台供后人凭吊。不过汉武帝登临小山和秦始皇的目的如出一辙，都是梦想海上求仙，长生不老。殊不知，长生的是山海，从来不是哪个生命。倒是雄才大略的曹操给这里留下的是更坚挺的精神遗产。有考证说，曹操吟咏“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碣石，就是与小山隔20公里相望的无棣县内马谷山，又称碣石、大山。与前两位帝王不同的是，魏武帝是亲率大军东征海贼而来，唐太宗是征高丽而过小山，目的不同，带给小山的精气气质也自然迥异。后人对唐太宗的《小山赋》和《咏小山》所吟咏到底

是不是海兴小山争论不休。其实真相已不重要，就像曹操笔下的碣石是无棣的碣石还是秦皇岛的碣石也不那么重要一样，重要的是英雄气质与豪杰精神给中华文化注入的生命张力，如瀚海波涛，澎湃不已。这才是让我们“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最大财富。

什么叫生生不息？仰望小山，它会告诉你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文明不绝的答案。在小山惨案纪念碑前，这个答案尤其明晰。

那是1941年9月的一个晴天，小山大集上人来人往。侵华日军驾驶9架飞机对小山及周边地区狂轰滥炸，一时间无辜百姓“尸骨纵横，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后又接连两次轰炸，致使死伤无数，山上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侵略者为什么要对一方僻远的土地施此兽行？答案很显然，这里有让他们害怕的思想，有昂扬不息的斗志与力量。

1927年，马克思主义就在这里传播，进步的思想如潮涌动，让这里成为一片不屈被奴役的土地。抗日武装力量如星星之火，让侵略者寝食难安。小山惨案发生后，抗争的火种虽然没有被压制，反而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1942年2月，在小山古地洞内，《烽火报》正式创刊即为明证。

一份报纸，一息烽火，足以烛照一方百姓，昂然前行。

2022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我一路寻觅而来。小山无语，朝阳相迎。不见了传说中的古迹盛景，淡去了历史的风烟，这里安静而祥和。山脚还未收获的青萝卜一片片绿莹莹地招摇，煞是可爱。望海而去，路边一户卖虾酱的大姐笑意盈盈，真诚待客，一再强调，这是咱家乡的味道，走到哪里都离不开、忘不掉。想起明朝一个做官的海兴县人《骊山》诗中的几句：“骊山西下水漫漫，东望沧溟眼界宽。客马升霄霄汉近，佛灯高照火星圆。”据说原来小山（也叫马骊山）上有众多古庙，今已荡然无存，佛灯高照的情景更是漫灭无寻。倒是龙王庙上拆下的一副木刻楹联耐人寻味：“春来天上原无色，雨到人间方有声。”从古至今，海上没有神仙，庙里也未见得有多少庇佑，人间烟火气，最暖凡人心。历经沧桑巨变，最珍贵且永存的，恰是一盏世间灯火，是安居在这里的卖虾酱大姐脸上的笑靥。

自古沧州有座山，小小山上泉水甜；蝶飞莺啭花千树，香蔬异果出天然……童谣如斯，伴亘古海风，传唱着世道民情，最是鲜活温暖。

[非虚构](#)

阳光钻进衣裳里

韩雪

跟刘子江大伯采访完毕，一起走出他的“祥和居”大门，一眼瞧见县教育局驻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肖老师正在那里。已经是老朋友了，便聊了起来。这是个初冬的半上午，有丝丝的微风，却吹得不寒。人和镇的房屋，依大运河而建，正房往往面临东方，此刻，半空的太阳暖暖地照着，门边的晒衣架上，挂着足有十多件衣裳，有上衣、有裤子，有单的、有棉的，似乎还冒着袅袅热气。

说着话，我见肖老师从一件衣服上，轻轻拿下一条窄窄的布条，还不经意地说了句：这个东西真好，写上学，怎么也洗不掉。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他捋了捋那布条，内行地说：洗衣服时，写好了名字，订上，再洗，装袋，不容易弄混。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果真写着名字：刘子江。

刘子江大伯赞许道，这是她们刚送回来的，老七这个活儿办得忒地道了！

蓦地，我想起来了，连忙问：那个孝老洗衣房办起来啦？

肖老师微笑着，早就运行着呢！三年前，还是在采访红白事理事会时，就感到胡宗权、也就是村民们口中的“老七”，是个谋事干事的兵支书。他借乡村振兴的契机，下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推行白事简办，深得乡亲们认可，不光真正坚持下来，还围绕白事简办、志愿清洁街道等，继承历史上闻名八方的和睦传统，形成了一个人人争当志愿者的新村风。

就在去年一天的午饭时分，有心的胡宗权，通过蛛丝马迹，“侦查”到了留守老人们饥一顿饱一顿吃饭的窘况，便萌生了一个天才而大胆的设计。

没过几天，人和镇的第一个孝老食堂办起来了。饭厅明亮灶，配套齐全，饭菜荤素搭配，软嫩可口。这一下，把子女和老人中间的“一碗热汤的距离”也省了，直接把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老人们的嘴上头。每天聚餐的时候，成了老人们最幸福的时刻！

如此善举德政，让学习取经的人们纷至沓来，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很快都做了报道，让这个小小的运河人家——人和镇一下子誉满全国！

不久，在一次采访中，胡宗权像若有所思，又像是自言自语：老人们饭是吃好了，可那衣裳谁来洗呢？

就在2022年6月，人和镇在全县，不，全市，抑或许是全省农村第一家孝老洗衣房又开张了。

当时我以为，也就那么一说，哪知道，他说开就开起来了！

我好奇而兴奋地说：走，我跟你们看看去！

原来的红白理事会办公点，已经化身孝老洗衣房。洗衣机、烘干机、紫外线消毒机，并排在一起，正赶上村支委、会计、也是志愿者的王英值班。身边还有几位中年妇女，跟她一起忙碌着，还说说笑笑的，旁边的衣物堆成个小山。

肖老师熟稔地说：咱们这个洗衣房，主要是服务孤寡老人、贫困户，除了满足本村的，还辐射到周边的12个村庄。一周一次，多时两次，有需要也可随来随洗。

王英擦了把细密的汗珠，说：这不，我们姐儿几个刚刚从村里转回来，把全村的留守老人需要洗的衣裳、被罩、床单都敛到这儿啦。

在场几个姐妹，都是村里的铁杆志愿者。从红白理事会到美丽庭院建设、街道清洁、孝老食堂，到现在的孝老洗衣房，一样儿没落下。韩秀凤在给衣物分类，把上衣、裤子，深色的、浅色的，各自归堆；张金玉用记号笔写名字，然后再用订书器钉在衣服上；孙德云熟练地打开洗衣机，倒入适量洗衣液，放进待洗的衣物，摁下开关；王英把洗涤过的衣物，接过来，塞进了烘干机。

王英边干边说，一拨可洗35公斤衣物，连同烘干，一次需要40多分钟。之后，就是紫外线杀毒，再叠放，装袋，还回。有时一忙起来，就是一整天。正说着，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了。车厢里，装满了各色的衣物。一问，是流河镇中街的。再问，在这里洗衣物怎么样？老人本来耷着牙的嘴，更拢不上了，只一个劲地说：忒好啦，忒好啦！

一旁的刘子江大伯乐呵呵的。放以前，要替换的衣服，就因年老力衰，子女不在家，洗不动，拧不动，只好多日不洗，就那样穿着。直到自己都觉着有味了，才胡乱“擦”一把，要不就等着子女回家。你看咱洗衣房洗的衣物，干干净净，还散着香气，你瞧瞧，这衣裳，喧腾的，香喷的，就像阳光钻进衣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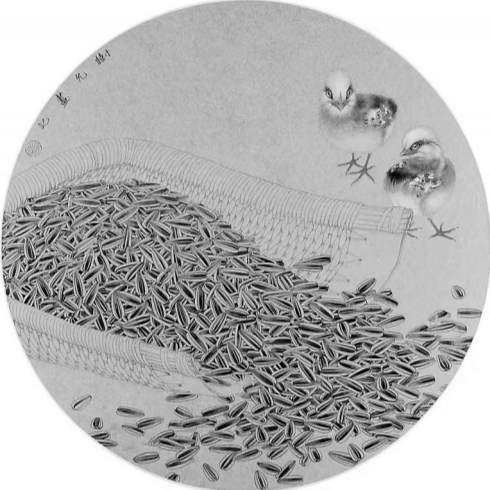
胡宗权还是那样微笑着，没有说话，也许，他又想到了什么了。



处处松风月满台



和风祥光



金秋瑞祥图 刘树允 作

[温故](#)

熬米粥

赵艳宅

那天当起了全家勤务兵。晚饭想喝小米粥，下午4点多就开始淘米，生怕沸了锅，便在餐厅椅子上坐下来，边刷手机，边盯着锅里动静。

估摸着水开了，赶紧掀开锅盖，水刚冒泡。再等会儿，等锅里的水彻底沸腾，把火调小，慢慢熬，熬烂，熬成粥才好喝。

水咕嘟咕嘟冒了一会小泡儿，却总打不起精神，不肯沸腾起来。我把火调到最大，也不见起色，低头看火苗，像喘不上气来似的，呼哧呼哧几下竟然灭了，断气了。

锅里的水虽然开了，但时间太短，水还是水、米还是米，还没有完全熬成一锅粥。我期待着气赶紧来，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拉了一次又一次的压力阀，阀门总是自觉地缩回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不肯通融。

过饭点了，我又试了一次，还是老样子。又等了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便在电磁炉上热了菜，微波炉里打了一下馒头，勉强把锅里的小米粥搅了搅盛上碗，端上了桌，凑合一顿吧。

待所有饭菜都上了桌，就等妻和儿女们挑小米粥的毛病了。没想到他们居然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一句挑毛病的话都没说。

我端起小米粥喝了一口，发觉和自己预料中的滋味并不完全一样，竟和多年前母亲用大锅熬的小米粥一样，锅一开她便停了火，让锅的余温慢慢把小米粥熬熟，粘而不烂，米香四溢，一种久违的亲情感油然而生。

这时我幡然醒悟，想起母亲当初的教训，熬小米粥不看你火多大，主要是要掌握好火候，火太壮容易沸了锅，火不足熬不出香味儿；什么时候盛上桌也很讲究，刚开了锅，就抢着喝，烫嘴还没味儿；开了锅，盖着锅盖捂一会，靠着锅的余温把米焖开，把米的香味激出来，待温度慢慢降下来，再盛碗上桌，香喷喷的，一小口一小口喝下去，不烫嘴还暖胃。

好多事跟熬小米粥是一个理儿，不光要掌握好熬粥时的火候，不过分强求，也不浅尝辄止；还要掌握好出锅的时机，别刚开锅就急着往桌上端，酝酿一下，瞅准恰当的机会再盛饭上桌，不急躁、不唐突，才会刚刚好。

[人间](#)

牙痛

刘国芳

他觉得牙有些痛。

是傍晚时分，原本这个时候，他会在小区散步，走几圈，但因为牙痛，没下楼。不仅没下楼，他甚至早早地上了床。妻子见他上了床，问他：“怎么这么早睡觉？”

他说：“牙痛。”

妻子说：“好好的怎么牙痛？”

他说：“大概上火了。”

妻子说：“我调点葛粉给你吃。”

他说：“好。”

妻子就调了葛粉给他吃，但吃过，没有效果，还是痛。

后来，他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时分，他醒了，是痛醒的。

妻子在看电视，见他醒了，问他：“还痛吗？”

他说：“痛。”

妻子说：“是不是去医院看一下。”

他说：“这么晚，哪有医生？”

妻子说：“去看急诊，那里有医生。”

他听从妻子的提议，开车去了医院。

[汉诗](#)

黑陶（外一首）

金培瑞

健康的肤色
晕染了千百年代的梦
远古的思想
到今天也没改变模样

[深陷](#)

我希望，面前是一块
布满鹅卵石的沼泽
是石头的方阵
抑或石头的深潭

循着历史的脉络
我会感觉到情思的律动

但我仍然是那颗冰冷的石子

深深埋进石头的缝隙
我感到一股迷茫滋生
我和昨日一样的风儿交谈

比不得你的雅致与高贵
唉，就算把我雕成
一只黑陶的形状，也好啊
我好陪你，你不再孤独

和一朵缝隙里的花儿相遇

我一生的事情，就都
搁置在这儿了